

阅读海飞长篇小说新作《剧院》(安徽文艺出版社2026年),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日本作家松本清张。他打破传统推理小说“重诡计、轻现实”的惯性,聚焦二战后日本社会的内部问题与阶层矛盾,开辟出“社会派推理”的创作新途。《剧院》也有着类似的伦理内核,海飞以“剧院白骨案”为切口,深挖罪案背后的社会问题与人性困境,聚焦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与命运跌宕中的彷徨、纠结、挣扎,彰显社会环境对人的异化。

# “混沌”之境与“悬置”之思

## ——海飞长篇小说《剧院》读记

◎傅逸生

### 我们都置身剧院 却从未看清剧情的走向

《剧院》采用了多重叙事视角,分别以陈东村、罗米、汤麦、郑秀荷、迟云等不同人物的视角讲述故事。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而又彼此遮蔽,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对话”。南凤县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彼此熟悉,却又各怀心事,人际关系殊为复杂,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秘密。陈东村常去郑秀荷的理疗中心推拿,却对她过往的隐秘毫无觉察;迟云与老裘之间也暗含着无法为外人道的情愫与隔阂;汤麦与小焦在九里桑园留下那么多青涩而美好的回忆,然而,即便吃了再多的雪糕,也依然无法真正走入彼此的内心世界……这个“混沌”的场域没有绝对的主角,也没有绝对的正确,每个人物的耳畔回荡的永远只有自己的声音。人们渴望看清世界,却始终被混沌、喧闹包裹得严严实实。

游荡在这个人人有秘密甚至人人有罪的县城,陈东村或许是唯一清醒、看透真相的人。整个南凤县都在变质、堕落、妥协、背叛,只有寂静岭球场还保留着一丝纯粹与理性。汤宝琴入狱、刘瞎子死去、罗米逃离、小焦溺亡、迟云患癌、剧院拆除、筒子楼拆迁……小说最后一幕,依然是夜晚的寂静岭球场。汤麦独自来球场打球,动作变得和罗米一模一样,陈东村问道:你不是罗米吧?球场,在灯光、月亮、太阳、人心的轮番照耀下,已然成了试炼人性的道场。真假人生、虚实身份、被偷走抑或成就的命运最终在这里无力地对峙,无奈地和解。陈东村破了所有案子,却救不了任何人;他知道全部真相,却只能与乖谬的命运妥协——命运无常,人生落幕,万物归于空寂。

海飞的语言依旧诗性、温婉、湿润、舒缓地描摹南凤县的日常烟火与灰色生态。他对人物和事件的态度克制而冷静,不轻易作道德判断。这种中立的叙事姿态,恰好表里出真实的生存图景与人性迷官,让罪案背后的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真切扎根于细腻的历史脉络间。那种环绕周遭、无可遁逃的失控感与无力感,当真令人窒息。

人是不能选择时代的,只能在时代中选择一种活法。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向读者“悬置”了部分真相与身份问题,呼应了题记定下的基调——“我们都置身剧院,却从未看清剧情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剧院》不仅是一部悬疑推理小说,更像一则管窥社会转型的寓言。罪案、世情、人性被荒诞的潮水一浪接一浪地卷集、拍打着,读者得以从“混沌”的县城生态与“悬置”的人物命运中,读懂一个时代的存在与疼痛。

### 在生存的夹缝中 人性的善恶让渡给了现实的挣扎

在松本清张看来,罪案不是孤立的个体恶行,背后隐含着社会问题与人性弱点。《剧院》对罪案的处理,也显露出海飞对生活、生存的深刻体察。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1世纪初中国南方小城南凤县。作为城乡经济、新旧伦理、制度转型集中碰撞的场域,县城有着独立而完整的生态体系。彼时的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红利尚未传导到县城,县城社会的经济运行逻辑却面临重压。南凤县湿润的空气与潮湿的街巷同,氤氲着暧昧而躁动的气息。置身“混沌”状态,失去明确价值指引和强力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开始变得盲目甚至荒诞。

传统悬疑推理小说中,“侦探”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海飞却有意在《剧院》里弱化这一角色定位,转而将破案线索与县城的日常烟火、人际关系、情感纠葛绑定在一起,让悬疑叙事服务于对县城“混沌”生态的营造。桑园街上,许胖子骨头煲店、老焦的美光照相馆、汤宝琴的美发厅、刘瞎子的神油店一字排开,土味十足却也摇曳多姿。海飞不厌其烦地书写县城里的烟火日常——嗦螺蛳的惬意、脚踏车的铃声、服装店的洋气时装、音像店飘出的流行歌曲,等等。在他笔下,南凤县不是抽象的地理符号,而是充满生活温度与隐秘故事的“混沌”之境。

“混沌”不等于混乱,是一种有序与无序、确定与偶然、清晰与模糊缠绕、对抗却保持平衡的美学形态。对应《剧院》里的世界,“混沌”就不是一道可以被侦探条缕析破译的罪案谜题,而是光明与幽暗、隐秘与真相、规则与人互相互遮蔽而又彼此通联的随机动态。可以说,“混沌”是彼时县城的底色,折射出时代复杂、粗粗的面貌,也成为《剧院》有意强化的美学标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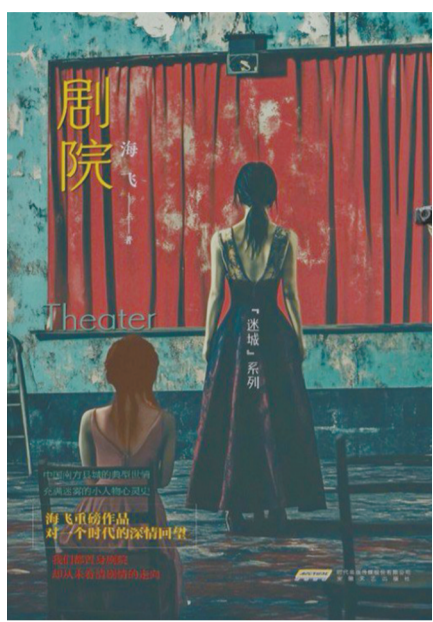
《剧院》将叙事重心放在南凤县的各色普通人身上,塑造了一组或迷茫、或

挣扎、或懵懂、或自省的县城人物群像。社会转型浪潮冲击下,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如浮萍般,被大时代“悬置”了起来。被调离岗位的刑侦骨干陈东村渴望回归刑侦队伍,坚守正义却处处受限。宝琴为了保护女儿而杀人,为了守护秘密而默默承受老焦的要挟,她的恶是被逼无奈的爆发,亦出于母性的本能。罗米与汤麦姐妹的身份互换,更是“命运无常”与法治缺位的注脚。命运的错位,并非个人的选择,人物种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实则是荒诞语境下“无规则可循”的后果。随着“剧院白骨案”真相大白,县城“混沌”生态的本质也浮出水面——在生存的夹缝中,人性的善恶让渡给了现实的挣扎。

### 无常与“悬置” 成为小说最耐人寻味的精神内核

松本清张笔下的罪案,很少有匪夷所思的高智商诡计,更多的是普通人在压力、欲望驱使下的无奈之举,凶手与受害者往往都是社会问题的牺牲品。《剧院》亦如是,“剧院白骨案”牵扯出男女纠葛、姐妹恩怨,宝琴的杀人动机只是为了保全女儿,是生存夹缝中的本能选择。新世纪之初,全面兴起的市场经济开始改变原有社会的底层逻辑。彼时的人们还不了解什么是文化产业,但却真切感受到了娱乐方式的多元、传统艺术的式微。县城里,长青越剧团风光不再。迟云是剧团的头牌,她的专场演出,也没有几个买票的观众。剧院里甚至开起了台球房、服装店,这不仅是某个剧种的衰颓,更预示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落幕。而凶案就这样没有预兆地发生在剧院里,如同一道指向既有秩序崩塌的隐喻,映照人性的博弈,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荒诞的气息和无意义感笼罩着南凤县城,也弥漫在《剧院》的故事里。当传统的价值体系和固有秩序失衡、崩塌,人便会陷入“无意义”的生存困境,被动、迷茫且不自知。荒诞的本质是人对意义的渴



海飞,《浙江作家》杂志执行主编,曾在《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五百多万字,获人民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十几个国家、省级文学奖。同时,海飞也是国内著名的编剧,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剧院》系一部悬疑题材的当代原创长篇小说。小说以南方县城一家剧院发生的命案为引子,将社区民警陈东村的侦破过程与小城生活肌理深度融合,串联起社区民警陈东村,社区理发店、照相馆、药店老板以及店员等人千丝万缕的关系。

求与世界无理性、无目的之间的冲撞,而剧院就是观察、言说、演绎这种荒诞感的舞台。台上的越剧上演着才子佳人、悲欢离合,台下的人物则在欲望囚笼与人性迷官里左右为难,在命运的洪流中身不由己。他们都在演戏,带着欲望的假面,迎向种种意外与遗憾。无常与“悬置”成为小说最耐人寻味的精神内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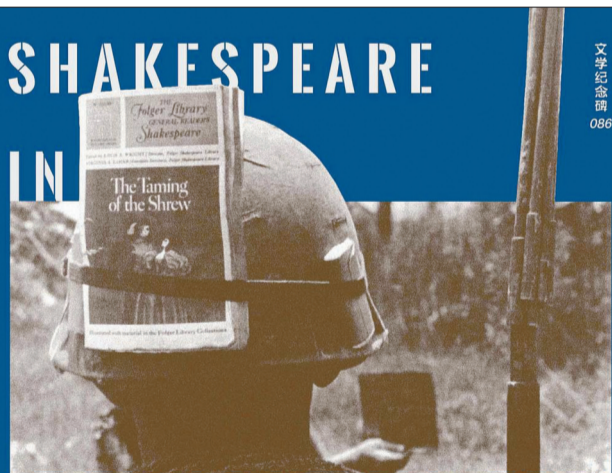
无法回归旧有道德秩序,又找不到新的精神归宿,个体便被抛入意义的真空,陷入不甘沉沦又无力反抗的“悬置”状态。这是荒诞语境下人的常态,是一种现代社会典型的存在困境,而《剧院》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承受着“悬置”带来的折磨。

迟云的命运被“悬置”在了坚守与妥协之间。她珍视舞台,想挽留住传统戏曲的辉煌,却因患病而不得不离开;小焦心性天真,对世界、对罗米葆有纯粹的爱,却意外溺水身亡;自诩“神算子”的刘瞎子,算出自己流年不利,最终却被一块东坡肉噎死;从剧团停薪留职的老裘,试图踩中时代的风口,开碟片店、书店,却屡屡受挫……他们的人生因失去确定性而被“悬置”在了时代转型的关口。

莎士比亚的八部戏剧,在美国三百多年历史上几个关键时期如何被用来诠释巨大政治分歧,莎剧学者夏皮罗通过分析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特朗普时代纷争等真实案例,展现了莎剧在种族、移民、宗教、性别、权斗等美国社会、政治议题中的独特映射作用。

## 莎士比亚在分裂的美国

◎冯新平



刺客|总统 黑人|白人 移民|定居者 女性|男性  
《麦克白》|《奥赛罗》|《裘力斯·凯撒》|《驯悍记》

八个历史关键时刻,八部莎剧经典

从林肯遇刺到特朗普时代乱局

美国为何一再重复莎士比亚的剧本?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美国精神与冲突的镜像?

James Shapiro  
[美]詹姆斯·夏皮罗 著 李欣楠 译

莎士比亚在分裂的美国

2017年,纽约中央公园一场《裘力斯·凯撒》的演出,以其对当代政治毫不掩饰的影射——一位金发、系长红领带、爱发推特的特朗普式凯撒被刺杀——引爆了美国社会。这场争议在许多看来是当下政治极化时代的独特产物。然而,在詹姆斯·夏皮罗这部杰出而及时的著作《莎士比亚在分裂的美国》中,这起事件并非起点,而是一段漫长而纠结历史的最新章节。夏皮罗,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顶尖莎士比亚学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叙事大师的笔触,引领读者进行了一次穿越美国历史的旅程。他揭示了一个核心悖论:尽管莎士比亚是“没有哪位作家的作品被更多美国人阅读”的作家,其在美国的未来却“岌岌可危”。本书并非一部单纯的戏剧研究,而是一部以莎士比亚为“罗塞塔石碑”或“探照灯”,破译美国身份建构中持久冲突的文化史。

### 经典深陷于文化战争

美国与莎士比亚的关系始于一种矛盾的排斥。建国之初,清教徒如威廉·佩恩曾怒斥其戏剧“臭名昭著”。但到了19世纪,莎士比亚戏剧的普及与改编,却成为新兴国家证明自身文化足以比肩欧洲的象征。夏皮罗的精妙之处在于,他并未停留于描述莎士比亚如何被接纳,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其如何迅速从一种“罕见的共同文化基石”,演变为各方争抢的“意识形态武器”。本书选取了从1833年到2017年间的八个历史剖面,每一个都紧扣美国社会最撕裂的议题:种族、阶级、刺杀、移民、性别、性与政治。通过这八个案例,夏皮罗雄辩地证明,莎士比亚的戏剧绝非高悬于时代纷争之上的永恒经典,而是持续深陷于国家最激烈的文化战争前线。

### 种族与奴隶制的梦魇

在关于1833年的章节中,夏皮罗揭示了废奴主义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如何公开抨击《奥赛罗》,将苔丝狄蒙娜与奥赛罗的跨种族婚姻斥为“违反自然”。这一事件暴露了即便在最进步的废奴主义者心中,种族融合的恐惧如何根深蒂固。而亚伯拉罕·林肯与刺客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之间悲剧性的莎士比亚联结,则更令人震撼。林肯终生挚爱莎剧,尤其共咏于《麦克白》中背负罪责的君主;而布斯,这位二流莎剧演员,却自比《裘力斯·凯撒》中的布鲁图斯,以刺杀“暴君”的狂热践行了他扭曲的种族主义信念。莎士比亚,在此既是总统反思国家原罪(奴隶制)的媒介,也是凶手为其暴力行径辩护的借口。

### 阶级冲突的舞台

1849年的“阿斯特广场骚乱”是全书最精彩的叙事之一。一场关于英美两位演员——埃德温·福里斯特与威廉·麦克雷迪——谁演麦克白更佳纯粹艺术争论,在阶级对立、民族情绪和排外主义的煽动下,演变成导致数十人死亡的流血事件。夏皮罗精彩地还原了当时的剧院作为“民主的公共空间”的复杂性,以及上流社会试图通过新建的阿斯特歌剧院确立文化区隔的努力如何激化了矛盾。这场骚乱表明,莎士比亚的舞台早已是美国社会阶级裂痕的展演场。

### 分裂的根源与对话的可能

夏皮罗对“分裂”的思考极具深度。他指出,分裂不仅存在于美国社会,更内嵌于

莎士比亚戏剧文本本身的“模糊性与多义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截然对立的双方都能从中找到支持己方的论据:废奴主义者与种族隔离主义者都能诠释《奥赛罗》;进步派与保守派都能在《裘力斯·凯撒》中看到自己想要的隐喻。莎士比亚如同一面空白屏幕,不同时代的美国人将自身最深的渴望、恐惧与冲突投射其上。

这种模糊性是一把双刃剑。它使得莎剧极易被“武器化”,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沦为立场先行的口号对决。然而,夏皮罗在历史的回溯中也暗示了另一丝微光:莎士比亚作为“共同的文化财产”,曾是社会各阶层罕有能共享的语言和空间。即使在最激烈的阿斯特广场骚乱中,冲突的起因仍是双方都认为莎士比亚“重要”,都渴望拥有对他的解释权。

### 作为方法与警示的历史叙事

在学术方法上,夏皮罗摒弃了“花哨、木语堆砌”的理论空谈,转而采用一种扎实的、叙事性的历史分析。他更像一位侦探,深入档案、信件、报刊与日记,复原每个争议事件的具体肌理。书中长达几十页的注释,昭示了其论述的严谨根基。这种写法使得本书既对学者具有启发性——它为莎士比亚接受研究和美国文化史提供了崭新的跨学科范式,又对普通读者充满吸引力,因为每一个案例都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历史特写。

《莎士比亚在分裂的美国》最终迫使我们进行一番严厉的自我审视。如果莎士比亚是人类境况的终极镜子,那么夏皮罗所呈现的这幅美国映像,绝非一幅美好图景。它照见的是一个国家如何反复利用最伟大的文学遗产,来正当化其最深的偏见、最暴烈的冲突和最顽固的分裂。书末,夏皮罗表达了一线希望:了解这段历史,或能帮助地更好地应对当下的分裂。然而,全书那沉重而充满细节的历史证据,似乎让这一希望显得渺茫。它更像是一份精准的诊断书,揭示了贯穿美国肌体的慢性病症。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治愈分裂,它们只是最清晰、最持久地映照出了分裂的模样。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著作本身也成为了一面镜子,邀请每一个关心美国乃至现代社会命运的人,驻足凝视,沉思不已。

